

■刘从进

百年藤瀑、千年神樟、万年火山……在东海三门湾畔的板樟山上藏着许多神奇的故事。

栖心谷就建在这片山上，由一个“心”形的山谷和一个“天空之城”组成，常年百花齐放，百草丰茂，岚雾缭绕，充满了仙气。“天空之城”是东山顶上的一个绿草如茵的平台，上面有观光长廊、粉红色的爱情天梯，“戒指与心”结合的雕塑、蘑菇伞、天池等。在一片奇石和古藤的缠绕中，不时可看到城堡式建筑，有凭空无所依的子弹头秘境房，有倚崖而建的窑洞，有可抬头望天的星空房。在“天空之镜”的天池边，有“心”门，有飞天台，还有登天梯。云有一些好，没有亦好。有时候看看天上无云，可能是池里却映着一片云，……这是一个神仙居住的地方。

山谷里有一条溪流，边上挂着古老的朱雀花组成的藤瀑。有三个荷花池，有树顶上的云中茶室，有四季花海、花架走廊。

那晚，我来到栖心谷。走在“天空之城”上，漫步在南瓜树屋前。隐隐听到了女人的说话声，一串女子刚吃完饭，轻移莲步走向山上的房间。忽一会，一个女子从房间里“飘”出来，拿出一盒鲜荔枝送给我，真

■林娜

人生第一块手表

当拨动时间的齿轮，我们获得珍贵的记忆。手表，作为计时和告知时间的使用价值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。现在人们对时间的掌控，大多依赖于手机。只有两种情况的手表还依稀在世：一种是运动手表，另外一种是以奢侈品业态存在的手表。前者更多的是记录运动状态而不是时间，后者或是炫耀式消费的物品，或是作为一种保值增值的物品。无论前者还是后者，都已经失去了手表作为计时器的特质。而我的第一块手表，是在1973年，那时的手表是名副其实的用于记录时间并告知时间。

1969年，一个发小小学毕业就辍学到她父亲饮食店打工，凌晨去做面条。她家里人多房子小，而我有自己独立的房间，是大门台的西厢房，与父母正房两不相干。所以我在读中学时她喜欢到我家睡觉，凌晨开大门就出去上班。那时我们俩都没有手表，房间里也没有时钟。她每一天都睡不踏实，害怕去晚了赶不上做面条。有一个冬天的凌晨，她去晚了，饮食店还没有开门，她一直冻着等到开门。后来在她订婚时，她家里提出男方必须给她买一块手表当彩礼。可见当时手表在人的生活中是多么重要。

1973年我高中毕业，刚跨出瑞城的大门，脱去学生的身份，就跨入了飞云江南岸岐头乡小学的大门，当上了代课老师。那时手腕上还空空如也。

上海牌手表是当时最上档次的手表，除了要花费120元钱外，更重要的是还要计划票。有钱没票，或者有票没钱，都只能望表兴叹。不知道多少个时日，我常常去我母亲单位对面的百货公司，痴痴地看着柜台里边的手表样品，从不敢奢望。母亲总归是最了解孩子的，她居然想方设法弄到

■王国华

鼠战

夜半睡得正酣，妻忽推我，疾呼“开灯，有耗子”。室内瞬间大亮，迷迷糊糊的我跑到厨房拿扫把二支，左右手各一，满屋搜寻，未得。遂询问，不是梦魇吧？答曰，失眠中，听得卧室有异响，睁眼亲见其沿墙线逃出。

搬入该室近十年，鼠患偶有之，仗家中人多，一说一笑而已。如今二老回东北避暑，孩儿返校读书，吾白班夜班连轴转，妻子镁光灯下直接跟鼠对决，因其胆小势弱，又在明处，自然放大对神出鬼没之輩的恐惧。次日即购粘鼠板若干，分置于过道、客厅、厨房、卧室、洗手间。板上放花生、核桃仁、杏干等干果，仿佛“三只松鼠”的诱饵版。当夜便闻异动，起身检视，各处均无鼠迹，或幻听，或已逃，惶惶然失落。

周末午后，妻居内室刷屏，吾卧客厅沙发读书，倏忽一闪，一鼠不知自何处窜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沙发下面。太快，没看清大小。为免惊扰妻子女，遂关客厅四门，将粘鼠板挪至其可能逃出的路径上。找一利器，悄悄搬动沙发。沙发分两组，死沉死沉，边用力边期待，毙鼠在此一役。决战之时，不免心跳加速。妻数度责我生活能力弱，若积此功，可翻身耳。勉强挪开沙发，满头大汗，一新鲜世界于面前展开：花生若干粒，有别于诱饵；两团稀碎的棉花，难断出处；一块硕大排骨，确认不是来自我家。鼠呢？未逃亦未见。唯一可能，隐于沙发底座中。而将其翻转，工程浩大，非我能力所及，即便翻转，亦未必得之。天翻地覆，劳民伤财，吾不为也。悻悻清扫垃圾，万物归位。

妻持续不安，变本加厉添购粘鼠板、钢质捕鼠器，如摆天门阵，反复推演，尽布各室，以致岳母特意远方来电叮嘱：小心再小

是多谢她的美意了。

刚下过雨，山上有雾。又上来一男一女，是这里的工作人员。男的向我介绍说，这里、那里，树上、崖边，还要再造房子，凌空。他还跟我说，这里的云来无影去无踪，刚刚还有一片，已经到山的那一边了。一团团云雾，常常在这个山谷里上下翻滚，作妖修炼，它们也想成仙哪！有一天早晨，他看到一片神奇的云雾飘过来，赶紧回去拿相机，结果才几分钟就没了，只留下阳光一小勺，青草二三处。女的风姿绰约，拿眼神对我放电。她的眼神一瞥，就乱了我几度春秋，我截图留下了。她对我放电是要收电费的！但我若是有本事在她的芳心里纵一把火，电费或是可以省掉的。

端午节的夜晚，那是另一番景象了。灯火莹莹处，点点都是人。前面一团似有似无的雾可能就是一个仙子的化身；远处一棵亭亭立着的树，走近了却是一个美人；你在原地站一会，一转身就被自己的影子惊到了。这样的黄昏很轻，轻得让人心疼。天池之水，月影摇曳，细波粼粼，在光影缓慢的移动中，有一种没有具体源头的香。人们漫步、唱歌、烧烤、喝茶、荡秋千……每个人都像煮开了似的开心。更多的

了一张上海牌手表的计划票，家里不可能有这么多余钱给我买表。母亲让我每个月在代课工资的24元里省出10元，她去给我聚一个“会”。当时瑞安有一种习惯，叫做“聚会”，有点类似零存整取，实际上就是大家凑钱，每个月给急用钱的人。母亲找了12个人，每人每个月拿出10元钱，一共120元，这个月给我，下个月给别人。等于我先拿到120元，接下来我每个月付出10元给别人。

就这样，在1973年的下半年，我就戴上了上海牌手表，但从此我就像是套上了孙悟空的紧箍咒。我每个月还要交给母亲10元伙食费，再加上会费，代课工资所剩无几。我每周末回家一次，带上下周的菜，米饭是和学生一起拿自己的饭盒蒸饭。每周四、周五，家里带的菜吃完了，我就跟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一起去农民那儿买肉，回来放在饭盒里蒸。那时猪肉六毛四一斤，其他老师都买三毛钱的肉，唯有我独自一人买两毛钱的肉。大家都笑我小小年纪这么省，是全校最省的老师。我从没觉得不好意思，总是我行我素。慢慢的大家都习惯了，大家互相代买，也不问我就会帮我带两毛钱的肉。后来我离开歧头小学，到城里小学代课，再到乡镇企业，一直坚持着每个月省出10元钱交会费，从来没有拖欠过一天。整整一年，我坚持下来了。在我的心里，这块戴在我手上一年的手表此时才完全归属于我。此后这块上海牌手表跟随我辗转，我边工作边复习高考，戴着它从工厂走上高考考场，戴着它迈进大学的校门。

以后，无论买过多少只名贵的表，都不会忘记我的第一块上海表。时光的针，在我心中走着，滴滴答答的声音伴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越发清晰。

一切好像很平静，但有一种压迫感，而且越来越强，不多久树叶簌簌而动，不安一般。渐渐的，高高的树梢开始摇动，远山不再是以往幽静的样子，树有了声音，风有了形状，鸟叫得急了，有几只奔进林子里去了，像人一样，要赶在雨来之前抢进家门。

屋里也有了动静，灯泡在晃，摊开

心，勿误伤国华。拳拳之心，溢于言表。

以往经验，即使恶鼠逃脱，总能搂草打兔子，粘住几只蟑螂。与鼠相比，后者量大体小，盥洗池内倒开水，不小心烫碎一只来不及逃脱的小强，虽恶心但不至生“斩草除根而后快”之恨。此役干干净净，鼠不得，蟑螂亦不得，连续一周，颗粒无收。想起山陕民歌中的一句：“你的心眼比俺多，啊格呀呀呌。”最后一个字读“呆”。土黄色的粘鼠板越来越萎缩，以手触之，堪堪将干。它们更像是一个无效宣言：我与你势不两立。

生活由此改变。平日大大咧咧，拖鞋无袜，如今备战穿运动鞋，行路亦步亦趋，防踩路粘鼠板；平日剩菜剩饭随意处理，如今要小心藏于塑料袋，及时扔掉；平日门户大开，通风透光，心魂亮亮，如今各门紧闭，处处碰壁，隐隐一狱。遂有以下对话：

撤掉吧，做好长期共存准备。新冠病毒尚无法定根除，何况繁衍数代已具生存智慧之顽鼠。

不行，它们不灭绝，我心里永远不踏实。

彼之世界，远非我等世界。在我们眼里，它是偷；在它自己眼里，这叫觅食。生活艰难，还要被人围追堵截，恰如人类为谋生、为舒适，要克服各种艰难困苦，岂非对无辜他者的侵犯与践踏？

生活又不是哲学。它们让我害怕，吓死我了。一定要抓住它。

我能怎么办？打仗亲兄弟，上阵夫妻兵。唯支持耳。

妻更加频密地购买粘鼠板。鼠似已无所谓，吾亦放松心态。确信商家很高兴，他们会大力支持吾妻之灭鼠行为，同时也希望老鼠尽快繁衍。

是三五成群坐在一起讲故事的人，天上的、人间的，现实的、虚幻的，自己的、他人的……成了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。

我想到很多地方，首先是天空之城马丘比丘，其次是奥林匹斯神山。辉煌的山顶长着奇花异草，芳香扑鼻，洒满了夕阳的光辉。诸神就在这里过着他们的日子，并享受着人间烟火，常常在黄昏或雨后的清新里来到人间找美少年、美少女谈情说爱。我想到最多的还是《一千零一夜》里的那个皇宫，最切合这里的意境。山雀啾啾叫，春夏树妖娆，唯小皇宫不破。

山上有着金质的黑夜，在你不经意的時候，夜幕悄悄地挂起来，慢慢就黑实了。漆黑夜晚的内部，红光闪耀，像窑焰，在黑夜的内部周流，小草趁着夜色突然地长。深夜，当你坐在星空房里望星空，星星和月儿就不再独自发光。《一千零一夜》里那个宰相的女儿桑鲁卓，每天晚上都要给国王讲故事，天亮的时候，故事正在精彩处，于是只好第二晚接着讲。美丽的故事让国王神魂颠倒，终于被感动，放弃了杀她的念头。如今，这个山顶上的房子只供女人们安睡，她们可以在里面随意编造童话，制造梦境，而不必担心有被杀头的危险。山上



云实习 王成喜 画

■田一洁

明明天空晴朗，只有几丝云，坡下坐在屋门口的大爷起身说，一会儿怕是要下雨，慢慢把外头的东西往家里收，牲口往圈里牵。我们不急，他说，你看着嘛，这大夏天的雨说来就来。

一切好像很平静，但有一种压迫感，而且越来越强，不多久树叶簌簌而动，不安一般。渐渐的，高高的树梢开始摇动，远山不再是以往幽静的样子，树有了声音，风有了形状，鸟叫得急了，有几只奔进林子里去了，像人一样，要赶在雨来之前抢进家门。

屋里也有了动静，灯泡在晃，摊开

书页被翻动，一叶窗户“啪”地被关上了，风已满楼。这时眼见着浓雾从东边的山垭口涌了过来，遥遥的有雨声裹在雾里越来越近了，爸爸正在砍柴，一把扔下柴刀，招呼着我们赶紧把干柴都往屋檐下抱，我们先是抱着柴往檐下码，只听见雨声越来越近了，干脆就站在柴堆旁，一捧一捧将柴往屋檐下扔，地里的人也回来了，加入战斗，扔柴声、叫嚷声、雨声、风拍着窗户声都越来越响。声音最大的要数儿子，他好像被这情形感染了，想来帮忙，又不知从哪里帮

■江南布衣

临退休那年领导让我代他出席在苏州召开的苏、浙、沪三地旅游推介会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拙政园鸳鸯厅的古戏台听昆曲，临荷池，面碧水，闻雅音，似乎瞬间变得优雅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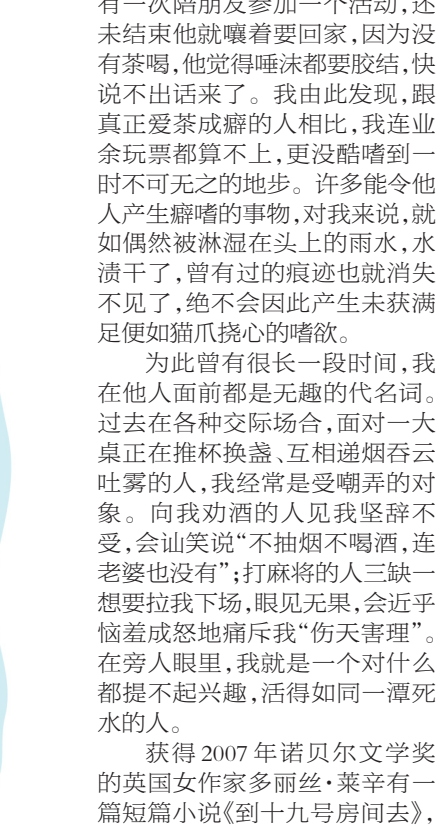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那次观看的是江苏昆剧团演出的折子戏《狮吼记》，说的是北宋才子陈季常的强悍老婆柳月娥，得知老公与苏东坡聚餐时有歌伎陪酒，便罚他跪在水池边思过。苏东坡闻讯上门劝说，柳月娥不买账，伶牙俐齿，反唇相讥，两人从隔空对话到最后短兵相接，柳月娥一根大棒将两个男人打得落荒而逃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戏中的柳月娥尽管泼辣强势，话语间却时常流露出江南女子的细腻娇媚，且有情有义，性格鲜明，并没让人觉得那么粗鄙可恶。而陈季常能屈能伸，跪在池边照样自言自语，谈诗幽默，兴趣横生。苏东坡激他说干脆纳个小妾气气柳月娥。陈季常答道：“哪里还敢再纳妾，趁我不在家，给我纳了四个妾，回来一看，黧黧嫫嫫，教人怎么下得了手？”这出戏情节简单，语言生动接地气，人物塑造丰满立体，令人难以忘怀。

有人间最古老的睡眠，你不想讲故事了，可以在这里过一个贪睡节。只要你衣袖一挥，就可以把夜延长七十二小时。你在栖心谷里睡过了，就会憎恨世上所有的夜晚。

深夜，我从子弹头的树屋上走下来。夜苍苍茫茫，重重叠叠，弯曲中带着色彩，原来这是我出生之前失落的古堡。我与黑夜密谈，与天空交流，在云上洗夜。栖心谷的夜里，我是最深的夜色。

夜色向山下流去。来到下面的山谷中，一片荷花开得仙气袅娜。山谷里的风喊来风，所有的风都住在树梢上。几间木屋被神仙搬到了树上，四下无人声，声在树间。今夜这里就有荷，有雨，有蛙鸣。花园里月季开花，李子彤红，百合正粉。突然一只金翅雀停在一朵花瓣上，吮吮着里面的露水。这里是仙界的最深处，你只需等待，自会有神仙来找你谈情说爱。

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努力摆脱世俗，寻找一个世外的秘境。栖心谷就是被群神钦点的修仙之地，更是故事工厂，让我们在此开启“一千零一夜”的每一晚。



云实习 王成喜 画

山中急雨

起，于是在大人屁股后奔来跑去，给大家喊加油，大人喝斥他小心被打到。他像一只过于激动的小狗，窜来窜去，给全场添加不少紧张的氛围。

顷刻间，雾已经到了眼前，浓重的湿气瞬间将人裹住，再看天地间，已全然被雾填满了，也就眨眼功夫，豆大的雨点“啪啪”地打了下来，地上还有些干柴也顾不得了，一把拎起撒欢的“小狗”进屋，头上，背上，还是湿了点，刚站定，雨就像瓢泼一样倾泻而下，爸爸还在埋头抢柴，叫他也不理，扔完最后几捧，钻进檐下，人已经湿透。

雾裹着雨，雨携着风，一路向西，荡涤天地，院子里积起了水，各处的排水沟哗哗响起来，后山的溪和地里的积水连成了一片……

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不多久云开雾散，太阳露出头来，大地又开始蒸腾，释放出一股雨后独有的味道。只有坡下的大爷，悠闲地坐在屋前抽他的叶子烟，抽完把烟斗在解放鞋底下磕一磕，起身把装干菜的簸箕端出来搁在石墩子上，又把牛牵出去吃草。

雾裹着雨，雨携着风，一路向西，荡涤天地，院子里积起了水，各处的排水沟哗哗响起来，后山的溪和地里的积水连成了一片……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不多久云开雾散，太阳露出头来，大地又开始蒸腾，释放出一股雨后独有的味道。只有坡下的大爷，悠闲地坐在屋前抽他的叶子烟，抽完把烟斗在解放鞋底下磕一磕，起身把装干菜的簸箕端出来搁在石墩子上，又把牛牵出去吃草。

敢公然和“官二代”的老公对抗，充其量就是制造点不和谐的噪音，令宾主扫兴草草散席，她就如愿以偿了。而《狮吼记》中，陈季常被罚跪池，苏东坡被柳月娥打得落荒而逃等情节，纯粹是后人为了追求艺术效果，增加喜剧色彩，加油添醋、移花接木，最终演绎成了如今这般模式。东坡先生若九泉之下有知，定会感叹道：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而躺着中枪的前辈先贤并非陈季常一人，如与欧阳洵、颜真卿、柳公权一起被称为“楷书四大家”的赵孟頫，也是一位躺着中枪的无辜者。有人撰文指责他出仕元朝是失节，还以清人笔记《乐郊私语》的记载为证：族兄赵孟坚闭门不见远道来访的赵孟頫，经夫人劝说方准其从后门入，坐定后又冷嘲热讽，赵孟頫一怒之下拂袖而去。赵孟坚嫌其坐过的凳子肮脏，让仆役用清水反复冲洗。而据笔者考证，赵孟頫出仕是元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的事，当时南宋已经灭亡好几年了。而赵孟坚出生在宋庆元己未年（1199），去世大约在宋景定五年

讲述了一个无癖之人的悲剧。女主人公苏珊·罗林斯的生活几近无懈可击，婚姻美满，丈夫任伦敦一家大报的副主编，罗林斯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两人薪水收入都很高。夫妻俩生育的二男二女，四个孩子都健康活泼，一家人住在一座带花园的白色大房子里。但罗林斯没有其他癖好，每天就想耍有一小段时间自处。她在一家简陋的小旅馆秘密租下一个房间，每天下午就独自前往哪里什么也不做，就做自己。

没承想，她的丈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，误以为罗林斯有了外遇，是租了一个房间用于与人偷情。罗林斯最后开煤气自杀告别了人世。朱光潜在《谈美》里说，情趣是一个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，一个人是否知道生活，关键是看这人对于事物是否懂得欣赏。因为景色与物体是在不停变动的，情趣也始终能够根据变化生生不息，达到“超然忘情”的境界，这种“无所为而为的玩家”才是最高明的生活美学。按照这一理论，古今大多数人皆误入了“有癖”和“无癖”的窠臼。

而且癖好这种东西，也勉强不来。19世纪，英美浪漫主义思潮兴起，人们视爱好文学为有教养的表现。爱伦·坡曾几次写诗向表妹伊莉莎白求爱，可是伊莉莎白对诗歌毫无兴趣，也不想有兴趣，说来说去“就是不爱”。爱伦·坡只得转而写诗追求另一个表妹薇吉尼亚，同样是“文青”的薇吉尼亚便欣然接受——人生中，其真正是这些不同的因素决定着我们是谁。懂得通过自我内在的驱动力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中，才是聪明人。

到今天，我已学会了从日常行事中去找慰藉，不再需要外在的确认，即使有人认我“无深情”或“不可与交”，也不会让我困惑。美国心理学家卡伦·霍妮在《我们内心的冲突》里说：“无法成为我们自己，才是一切绝望的根源。”怎样成为自己，才是我应该去努力实现的目标。